

立青炫耀家中手枪,走火打中林家小姐



江奇涛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。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上期回顾

立华在广州怀孕了,对方是个大人物,而且还有老婆,他让立华只身回家打胎。立华央求弟弟立青帮他。立青搞到打胎的方子后,带着枪来到药铺,强迫老板抓药给他。服药后的立华疼得死去活来,说出了那个男人的名字。

热门影视

立青说出了家里有枪的秘密

三省巡回使在百姓的期待和议论中,出现在了醴陵城。

杨廷鹤虽瞧不起这个巡回使,但为赴宴,还是很郑重地对着镜子试起礼服来。梅姨恰好端着汤送水的事情还要梅姨亲自做,梅姨嘴快,不过还是比较隐讳,只说立华不舒服,她要亲自照顾。廷鹤正要细问,丫鬟报告,说是城南林家派人来,要托立华给林家小姐往广州捎东西,来人正等在厢房。

厢房内,一个手持挎篮的少女等在角落的椅子上,两眼怯生生地打量四周,她突然听见隔壁屋有人声,似乎是在争执什么,好奇地循声而去。

立青正带魏大保参观书房里的瓷器,大保看得啧啧称赞,立青顺着大保的称赞,把父亲好好夸了一通。他说父亲发愤要振兴醴陵的烧瓷业。大保有些不解,他想象不出来一个曾经带兵打仗的人竟迷上这玩意,立青自豪地说,这叫实业救国,要不是老爷子中了这个邪,说不定还成了三省巡回使呢!

这话可不能随便说,话一出口,大保就嘲笑立青纯粹自夸。立青急了,干脆说:“早年,我爹的官比萧耀南还大呢!”魏大保更不信了:“大哪儿呢?你到大街上看看,到处都是岗,人家那派头,卫队腰上插着一色德国驳壳枪!”

立青就是气盛:“驳壳枪算个屁,我爹有左轮手枪,比那驳壳枪不知道金贵多少呢!”

魏大保怎么也不相信他现在置身的地方会有枪,惊讶地

看着立青。立青想都不多想一下,脱口而出:“你等着,我就拿给你瞧瞧!”

立青扣动扳机打中了林家小姐

立仁和周世农正在茶楼切磋,周世农问立仁:“在你开枪时,令尊就坐在身边,一旦开枪,你考虑过他的处境吗?”立仁怔住了。

周世农进一步问:“革命者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,可是,父亲的呢,你也不要了吗?”立仁缓过神来:“如果需要,当然可以不要。”周世农笑笑:“义无反顾?”立仁:“义无反顾!”

立仁万万没有想到,就在此时此刻,他的弟弟,立青正一步一步逼近他家的阁楼,一步一步逼近那把在他看来很快就要派上用场、并用此证明自己赤胆忠心的左轮手枪。

立青回到书房,魏大保看好戏似的说:“枪呢?你就吹牛吧!”“别动!”

魏大保吓了一跳,黑洞洞的枪口照直对着他,立青骄傲地看着大保,又来了一句:“让你别动!”魏大保还是有些不相信:“我不动,行了吧,真的假的?”立青:“咱家上上下下,除了老爷子嘴里的两颗假牙,别的都是真的!”

立青拿着枪神气地穿行在瓷器架前,不断地把枪口对准一只只瓷瓶,嘴里发出“砰砰”的声音,大保无比艳羡地紧随其后。

立仁急匆匆地跑回来,和梅姨撞个满怀,梅姨嚷着,廷鹤都等他等了很久,立仁哪有心思和梅姨细说什么,头也不回地进屋,朝阁楼奔去。

立青还在炫耀那把手枪,

一会对着瓷瓶,一会对着其他东西,做瞄准的样子,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一样东西打烂。林家的那位少女已经站到书房门口,好奇地看着立青渐渐逼近的脚步,她忍不住轻咳了一声。立青吓了一跳,扭脸看去,与此同时,食指顿时失去控制,手枪惊天动地地响了。

“啊……”少女面色惨白,用力捂住耳朵。立青傻傻地看着少女,忘记放下手枪。魏大保浑身颤抖:“立……立青……”

杨廷鹤,梅姨,立仁几乎同时跑到书房,外面一片乱糟糟的脚步声。立仁劈手夺过立青手中的枪,打开枪膛,回脸直直地看向弟弟,狠狠地给了立青两记耳光。立青已经完全不知疼痛。

魏大保突然看到,原先座椅上的林家少女惊恐地瞪大眼睛,颈脖处鲜血淋漓,浸淫得整个上衣也变得殷红殷红,半晌,大保冒出一句话:“你,杀人了,立青……”杨廷鹤大喊:“别打了,赶紧救人啊!”

正说着,一群士兵撞门而入,举枪大喊:“不许动,不许动!”军官随后赶到,问道:“枪在哪儿?找到没有?”正问着他,一眼看到立仁手上的枪,立仁也注意到军官在看他,欲解释,“别动!”所有的枪口都指向了立仁。立仁丢下枪,“砰”的一声摔在地上,士兵们蜂拥而上架住他。杨廷鹤摆摆手:“误会,实在是误会啊……”

立仁理直气壮起来:“你们抓我干吗,快救人啊!”大家这才把注意力转移到林家少女身上,她从座椅上,直挺挺地倒向地上。梅姨冲上去,抱住少女,不停地摇晃她的身体:“林家小姐!林家小姐!”少女已然昏迷。士兵们对枪的关注远大于少女,瞟了一眼少女,便把枪交到军官手上,军官掂了掂手枪,对立仁问道:“你开的枪?”立青突然清醒过来,大喊一声:“是我!”所有人的目光一齐看向立青。

立仁趁着当口,上前抱起血淋淋的少女,就往门外走,大喊:“备车,去城关医院!”士兵们没有阻拦。军官转向杨廷鹤:“杨厅长,这枪哪来的?”杨廷鹤:“是我的,都怪小儿玩枪,不幸走火,意外,完全是个意外。”

军官笑了笑:“这也太巧了,杨厅长,值此全城戒严之际,贵府发生枪案,在下不能不予以过问!”

哥老会大头目供出了子弹的来历

立青关在城关警备队有一阵子了,这天中午,士兵照例端了饭菜走进来,递给立青一份。看着饭菜,立青就皱起眉头,丝毫没有胃口:“怎么又吃这玩意?你们当兵的也太清苦了!”士兵:“所以,我的少爷,你得让你家老爷往外掏银子,补贴咱警备队的伙食。”立青:“那你能不能跟你们队长通融通融,放我回家!”

士兵:“少爷,还提要求呢?老实说,我一辈子还真没见过有你这样待遇的杀人嫌犯。对了,你使的那把枪真是把好枪,可我就不懂了,你怎么一气把六颗子弹全都打光呢?”

立青不好意思起来:“我蒙了,完全蒙了。”士兵:“是头一次放枪?”立青点头。

士兵也点点头,半调侃:“不错,头一次放枪就撂倒一个。”立

青:“班长拿我开心呢!”士兵:“有一点对你们杨家很不利呢。”立青:“什么?”士兵:“哥老会的大头目刘老黑供认,前些时候,有人托他们打广州秘密带来六颗左轮子弹。”立青:“有这事?”士兵:“你们家该不会跟哥老会有来往吧?”士兵吃完了,洗碗盆去,立青愣在原处。

杨立仁夜走广州

杨廷鹤正在和梅姨说哥老会的事,两人正抱怨着,立仁心事重重地回到家。杨廷鹤看儿子一眼,没理他。立仁鼓起勇气:“父亲,我想单独和你谈谈!”梅姨看看父子俩,识相地离开。杨廷鹤严厉地问:“谈什么?”立仁:“我的事。”杨廷鹤:“你的事?你的什么事?”立仁:“所有的事。”

“还嫌你老子烦不够吗?出了这么个逆子,一个醴陵城谁不在戳我杨廷鹤的脊梁骨,我这张老脸扔到大街上都没人要。”杨廷鹤说着,来回踱步,手举过头顶,仰起头,质问道,“祖宗啊,都什么事呀,咱杨家祖上出过两名大夫,四名进士,怎么到了我杨廷鹤……”

立仁:“父亲……”杨廷鹤转向立仁:“不说也罢,好好地教书育人,完成祖宗的功德,别学你弟弟。”立仁:“我已经决定了,父亲,我今晚就得去广州。”

“你说什么,广州?”杨廷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立仁:“其实,家里出的这事,跟立青原本并无关系,完全是我的原因。”杨廷鹤看向儿子:“你说什么?”立仁:“爹,我实话跟你说吧,那子弹是我拿来的,原本是要杀三省巡回使的。”杨廷鹤彻底蒙住了。

黎志坚演绎了一把无间道



刘国民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申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内幕。

上期回顾

西门居交出了白水泥。但贺小贺的女儿萌萌出现了,黎志坚要求贺小贺谨慎安排萌萌,否则对萌萌很危险。妻子肖庆芸看萌萌长得可爱,就主动要求保护萌萌。午报这时接到上级批示,要求不得再报道海查干的事情,新建集团邀请了黎志坚和程启前参加酒会,在酒会上,播放了黎志坚收下误餐费的尴尬画面。

现实社会

文痞黎志坚

酒宴结束后,程启前送黎志坚。车开上东江桥,程启前和黎志坚下车,在海查干人曾经排泄过的地方排泄。

程启前说,在工程所在地与媒体作对,决不是新建集团高层的意愿,而是新建集团中层、主要是拆迁公司一群海查干人在胡闹。两个浮出海查干大沼泽的人渣,把我程启前当成夜总会老板了,砸灯箱奸小姐之后提着两瓶酒来道歉,说一声不打不成交,之后一醉方休握手言和,荒唐!损毁午报是要埋单的,徒步郊游遭破坏我丢掉了七百万!此前产生了一个错觉,以为海查干人被我们打怕了,事实上,海查干人提出和解的原因,正被我们踩在脚下。

黎志坚说:松花江大桥?程启前说:松花江隧道。

他说:松花江过江隧道工程近日向全国招标。十个亿的大项目,新建集团高层肯定来塞北市竞标。海查干这个时候向午报做出和解的姿态,是害怕主子打他们的屁股。这个时候打击他们,可以事半功倍。可惜呀,午报遭到了监管局的封杀。不能利用舆论,午报用什么反击呢?我们的队伍里又没有流氓,仅有一个文痞早已被解聘了。

被解聘的那名文痞叫占冲,原经济部记者。占冲冲吃里扒外,二三流稿子在午报上用,一流稿子投到中央或外埠报纸上去赚钱和扬名。

我做一把占冲冲!黎志坚说:利用兄弟媒体的力量,借用上级报纸的版面,打海查干人的闷棍!让他们知道打击出自午报,但打击的方向来自四面八方。

两个人紧紧地握手。

松花江过江隧道招标开始的当天,黎志坚和季双双的文章发表在季双双供职的国家级大报上。文章引题为:塞北市拆迁血案耐人寻味;主题为:务实检察官驳回不实案。副题为:意外爆炸死亡被否定,他杀自杀有待侦查。

报道以海查干拆迁公司在老白党胡同野蛮拆迁为背景,列举了海查干人的恶行种种,而后笔锋一转介入余建设命案。报道以贺小贺的三项质疑为蓝本。

这篇文章,季双双搞了一篇两投,一份交给大报完成条数,另一份改了标题,投给省法制新闻报换稿费。两篇报道同日见报,见报后立即被国内各大网站转载。各媒体群起跟风,老白党胡同记者云集。拆迁区域反响强烈。

老白党胡同二期拆迁户们联合行动,把拆迁办工作人员赶出拆迁现场,拆迁动员、旧房评估、签订拆迁协议等各项工作随之停止。

首席记者资格被取消

午报与新建集团和解的信号首先出自电视台。省内新闻播出一则报道:新建集团老总做客《滨江播报》,本埠媒体与外埠企业创良好互动开端。由午报牵头主办的首届塞北市夏令营活动,新建集团出资冠名加盟。画面上,程启前和新建集团老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,之后各喝一杯红酒。

此后,新建集团的房地产广告出现在每一期午报上,成为午报广告业务的支柱性资源。一花引来万花开,午报各门类的广告额同步增长,吃掉了本埠媒体广告总量的百分之五十。

午报内部的逼良为娼结

束了。

过江隧道工程中标后,新建集团召开了记者会。记者会上,集团老总宣布:该集团驻塞北分公司经理调任其它地区;免去梁洪烈集团前期部主任职务,至于其在海查干拆迁公司的职务,非该集团任命,所以不做关注。另外,在午报徒步郊游活动中有恶劣表现的海查干拆迁公司员工,集团方面将建议该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。黎志坚被请到程启前办公室。

程启前又受到了批评。黎志坚季双双的文章见报的当天。监管局的那位老小孩批评程启前:桌上握手、桌下踢脚,午报在玩两面派!老小孩说:大报上的文章是午报的策划,还是那个黎什么坚的单边行动?

程启前说:老小孩被我们气哭了,我们气哭的我们就要哄,委屈你了黎记,你要做插进老小孩嘴里的塑料奶嘴。

他宣布了高层对黎志坚作出的四项决定。

第一,停止对新建集团野蛮拆迁的调查,封存已掌握的调查结果,有关证据送交有关部门。第二,取消首席记者资格,由社会部调回到文卫部。第三,写一份说明材料,说明国家级大报上发表的文章与午报无关。第四,休本年度干部假。四项决定之后还有两点说明:一、取消首席记者资格期间,不取消待遇。二、半年后,由文卫部调回社会部,任该部副主任或直接任主任。

梁洪烈找上门来

不想见人又怕孤独,和程启前谈话后,黎志坚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心态。在黑列巴巷的家里藏了几天,想萌萌了,他刚要出门去肖庆芸旅馆,接到午

报新闻110小姐的电话。小姐说新建集团邀请他做一个采访,采访事件是老白党胡同二期拆迁工程强订钉子户,采访对象是海查干拆迁公司老总梁洪烈集团。他说不去,他在休假。

梁洪烈的大奔堵在小区门口。黎志坚说:请我采访还是绑架?梁洪烈笑了,说:绑架你向谁要钱去,你爸爸和我爸爸一样,倭肯河边打草的。他打发司机和保镖,亲自驾车拉着黎志坚去老白党胡同。

频繁的堵车,两个人有许多说话时间。

他们首先从倭肯河说起,继而说起各自打草的父亲。之后说各自的母亲。梁洪烈说他忘记了母亲做饭的味道,他母亲死得很早,他母亲在一次找野菜的时候失踪了。春天返水翻浆,母亲被大沼泽吃掉了。

小小的悲痛之后,换话题,梁洪烈讲了一个张三撵虎的故事。张三,海查干人对狼的俚称。

大旱三年对野生世界不算大灾,大旱四年森林黄梢、大旱五年泉眼干涸、大旱六年石头龟裂、大旱七年飞蝗漫天。大灾之年的秋冬相交之际,东倒西歪的饿狼们集结起来,像一捆捆浮出沼泽的干柴,浩浩荡荡地进入森林包围圈。如果蜂拥而上,完全可以咬死虎,但狼不这样,它们每三五只组成一个梯队,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地上去咬虎,结果是狼们非死即伤。其后解除包围放走虎,群狼扑上去把死虎的同类吃掉。

张三撵虎的悲剧每半个月发生一次,直到熬过严冬。春季,靠同伴的尸身维持不死的狼们返回沼泽,公狼母狼捉对繁殖,让下一代在母狼的肚子里等待雨水。

黎志坚说好,通过咬虎维持种群不灭。狼们很人性,它们不想决定同类中谁生谁死,把这个残忍的决定权交给虎。很感人也很悲壮!可惜我不能采访狼群。梁洪烈说:采访我吧,我正在撵虎。

海查干正处于亘古未有的灾年。海查干人历来以为大沼泽是他们的。事实上,大沼泽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周边三个国营农场分割了,分割土地用的是经纬仪和文件,海查干人没有看到过这两样东西,他们依然辛勤地守望建立在别人土地上的家园。

本世纪,周边农场大规模造田,五分之三沼泽地被填埋。一次次为保卫沼泽地而发生争吵,上访、械斗之后,海查干人败了,被压缩到海查干小镇,拥挤得如同被钓鱼人塞进网袋里的鱼。

海查干人也是拆迁户。消失了大半的沼泽地没了水,没了水就不长草,指望水草生活的两栖人没了营生。昔日的猎人、渔人、草农们可以坐在草屋檐下吸闷烟打发余生,而他们的下一代,想活命必须走出去,想活命必须好勇斗狠。于是海查干就成了打手之乡。

他对家乡的第一项贡献是带出两千子弟外出务工,另一项是从国营农场手里买下了一块沼泽地的开发权。买下开发权的目的在于不开发。他买了五杆猎枪、雇了五个猎手看守沼泽地,敢于踏进沼泽做坏事的人一律喂鱼。这块沼泽地叫做梁老大草塘,草塘的功能有三个,一是给母亲留下一块坟地,他母亲就失踪在这块沼泽的方圆之中;二是给后代们留下个景,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沼泽;三是养狼。